

節錄自巧克力的鹹味

轉眼間夏天消逝，空氣變輕，秋天帶來了枯葉，冬天的寒氣催人加上第一件大衣，我開始陸續參加以前同學們的聚會，重拾過往的交友關係，也在聚會上認識現在的先生，是個溫暖又正直的人，交往沒多久他就開口向我求婚，雖然這是一直夢寐以求的幸福，但來得太快，讓我不敢答應，只好請他再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好好考慮。當時的我認為自己不能夠擁有那樣的幸福，不配得到任何一個這麼好的人來愛我，而且我說不出口：曾為別的男人拿掉孩子。眼前這個為愛洋溢溫柔的男人，會用什麼眼光看待我？知道我曾是一個被遺棄的人，他還願意愛我嗎？然而，真正令我裹足不前的，是如果選擇了他，從我肚腹中被取走的那個胎兒，就會永遠消失，和那個胎兒間的所有連結，一定會在我得到真正幸福的同時，被一筆勾銷，說到底，我對那個孩子，還埋藏著深深的愧疚與自責。

就在那年的聖誕節前夕，幼兒園庭院中的枯木都掛上了繽紛的彩色燈泡，落地玻璃窗上也用白色泡沫噴上了胖嘟嘟的耶誕老人和麋鹿，這個世界到處洋溢著過節的興奮粒子在空中發酵，然而我卻開心不起來，因為一個月的時間快到了，我依舊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戀人的求婚，當時甚至有想過，是不是偷偷從那個男人的世界中消失會比較好呢？

下課後鎖上幼兒園的門，一一跟來接孩子的家長們道別，陰灰的天空微微飄起了小雨，我邊拉緊大衣戴上帽子，因為沒有帶傘，希望在下大雨前趕回到家裡。

「米米老師。」

童稚的聲音再次在我耳邊響起。

「咦？」

我一回頭，竟然看到孟孟站在她每次消失的那個巷口，這時我在心裡一直已經認定孟孟搬家了，抱持著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她的心情忽然聽到她的呼喚，說不出的驚訝與喜悅，心想一定要好好問問她最近跑去哪兒？也許是開始上課或參加補習班，才會這麼忙吧？她像從天而降的忽然出現，並沒有讓我覺得古怪，反而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溫暖氣息。如果說真有什麼奇怪的地方，就是她的

臉比之前灰白，失去了粉嫩的色彩，然而在如此陰冷的冬天，小孩子的氣色差也是再正常不過的吧？另外，孟孟穿的衣服比之前都合身也可愛，不再是過大的長袖長褲，而是一套粉色的套頭裝加粉色長褲，衣服上繡著是時下小女孩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**Dora**，這是唯一一次看到她穿真正的童裝。當時的我無論如何也無暇思考到底有什麼事情降臨在孟孟身上。

不等我蹲下來，孟孟就急著開口。

「現在時間很趕，」她微微喘著氣說，「『媽媽，請妳一定要幸福！』是那個弟弟請我來告訴妳的。」

剛蹲下的身體頓時僵住，無法正確思考。

「什麼弟弟？孟孟妳在說什麼呀？」我抓著她的手臂搖晃。

「阿！好痛！」孟孟立刻抽出手，用力推開我，對碰觸的反應異常激烈。

「對不起，老師不小心弄痛妳了。」放下不自覺抓著她的手，覺得那樣的手臂觸感很奇怪，但孟孟接下來說的話讓我太過震撼，沒辦法理會為何她的手臂如此脆弱。

「我在去那邊的路上遇到一個弟弟，他要我回來告訴妳，『媽媽，我沒事的，請妳一定要幸福！』」

「『那邊』是哪邊？我聽不懂妳在說什麼……」

「『那邊』是每個人一定都會經過一次的地方呀，咦，米米老師不知道嗎？」

「為什麼？妳說的弟弟……」

「他說妳是他的媽媽，他知道我們是朋友，所以請我過來告訴妳。」

拿掉孩子這件事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過，即便是那個孩子的父親，而那個胎兒還沒有性別，孟孟說的弟弟會是他嗎？我半信半疑看著眼前古怪的小女孩。

「那，他還說了什麼？」

「他還說：『媽媽，我會在天堂等妳，我現在很開心，請妳不要自責。』」

不，不可能，孟孟是在開我玩笑吧，可是，真的是那孩子嗎？孟孟這時伸出手擦拭我的眼淚，不知不覺間眼淚竟流了滿臉，至今我仍記得那柔軟卻像冰一般的觸感。她從褲子口袋裡掏出一個折疊整齊的金色紙片給我。

「這是妳上次請我吃的巧克力，因為甜甜鹹鹹好像是『幸福』？我一直留著包它的紙，現在要去趕路了，這個，還給妳，謝謝妳。」

我拉著孟孟的袖子，覺得很困惑，趕路？

「可以告訴我妳要去哪裡嗎？」

孟孟又露出初見面時那個甜甜的、天真無邪的笑容，大門牙好像會發光。

「媽媽和外婆今天都來看我了，他們會接我走，米米老師，妳一定會幸福的！」

就像大夢初醒一般，明明還拉住的那個柔軟的袖子，忽然間就消失了，不，不只是袖子，整個孟孟都逐漸變得透明，只剩下空氣中如同蜘蛛絲飄渺搖盪的細雨，還有全身冒著冷汗的自己。

「孟孟……」

有一瞬間想立刻撥電話給我的精神科醫師，難道是病情又更加嚴重了？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孟孟這個女孩嗎？我不自覺邊走邊扯著頭髮，從小面對考試前都會緊緊抓住自己的頭髮，直到頭皮發麻、感覺痛楚。

回家的路上過馬路，遠遠就注意到路邊搭起的靈堂，藍白塑膠的棚子就這樣臨時搭建在路旁，平時遇到這種情況一定會繞道而行的我，不知道基於什麼理由，像是被磁吸住的鐵，直直走向那個塑膠棚靈堂。兩位身穿黑色全套西裝，約莫五十幾歲的男子在靈堂外面抽菸，他們看到我便把菸頭踩熄，開口詢問。

「妳也是看到新聞來幫妹妹上香的嗎？」

我狐疑地搖了搖頭，完全不懂他們在說什麼。

他們互看了一眼，好像在說「原來是路人阿」，看他們猶豫著要不要開口，我主動提出疑問。

「大哥請問，你們剛剛說的新聞？」

「就電視上最近報很大那個啊，小姐妳都沒在看新聞吼……」大哥操著台灣國語，由於我的房間沒有電視，因此的確完全不知道最近的大新聞是什麼。

大哥從口袋掏出一支菸「要嗎？」，我搖了搖手。

「你請便。」

大哥點了菸深深吸了一口才開始說：「這個查某嬰仔，實在五告可憐……才七歲而已被打到全身沒有一處皮膚是完整的，我做這行加呢古（這麼久），也沒有看過這麼淒慘的。」說著他搖搖頭，彷彿想起了什麼，夾著菸的手微微發抖。

另一位黑衣大哥接著說：「這是最近新聞一直在播的那個虐童案啦，我們是義務幫忙修復遺體的禮儀師，因為他們家真的很窮，這個靈堂也是有錢人拿錢出來幫忙的，但都沒有用啦！生前沒有人知道那是怎樣的一種痛，她可以說是活活痛死，我們想說一個小小孩的身體能修復多久？結果整整花了兩晚不眠不休，才幫她整理到稍微可以見人……她的左腿骨，整個都斷掉刺出來，手臂上

全部是煙頭燙的一個洞一個洞，那個腳，真的很可憐，沒有一個地方的皮膚是完整的，皮開肉綻真的不是成語而已，到底多殘忍才能打到那樣……」

「就老母吸毒在作牢，託她男友在顧，聽說最疼妹妹的是外婆，妹妹還偷跑出來要去找外婆，但又被抓回去狂打……真的是畜牲禽獸不如……這種的我真的見一次打一次，信不信……」

後半段已經聽不清楚他們在說什麼了，我必須用力的呼吸才能讓氧氣抵達肺部，不至於暈厥，因為探頭往靈堂裡看時，看到孟孟的笑臉，兔子般的大門牙在笑開的唇外，笑容完美無暇，就掛在白色菊花簇擁的靈堂正中間，布條上寫著「愛女邱宇孟」。這就是孟孟的名字吧？很好聽，是外婆帶著愛和祝福幫她取的。

「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？」努力壓抑著鼻酸用顫抖的聲音問。

兩位大哥似乎被我嚇到，邊搖頭邊回答。

「七天前，七天前過去的，但應該被折磨好久了，內臟都壞掉了，小姐留下來上個香吧，等下就要出殯了。」

『外婆說，只要努力長大，就會幸福了，但我不知道什麼是幸福……』

『我也在等媽媽來接我。』

看到躺在小小的棺木裡來不及長大成人的孟孟，耳朵旁不斷迴盪著她的聲音，她穿著全套粉紅色的 **Dora** 裝躺在那裡，臉皮被粉塗得白白的，也許為了遮蓋瘀傷，粉實在塗得有點太厚，眼皮微微張開，淺褐色的瞳仁似乎還有光芒。

「這是她自己要求的喔！她來我的夢中說，她要穿這個，粉紅色的長袖長褲的 **Dora** 裝，可以把壞掉的皮膚遮掉，這孩子真的很愛面子呢。」

禮儀師大哥走到我旁邊，帶著有些疼愛又有些得意的笑容對我說。

「醒來後找了兩天終於給我找到，真的有這個，**Dora** 的衣服。」

大哥邊說邊搔著自己已經光禿的後腦勺，靦腆的說，果然是孟孟，真是機靈的孩子，知道誰可以疼她，但是，但是.....

為什麼不向我求救？

靈堂的最前排，坐著哭到像整個人被抽乾的滿頭白髮老奶奶，還有帶著手銬面色蒼白的少女—— 一看就知道那是孟孟的媽媽，一模一樣深刻的雙眼皮已經被眼淚泡到浮腫變形，少女擁有形狀美好的眉毛，和不斷發抖的雙唇。

那天的最後，我走向孟孟的媽媽，像曾經擁抱孟孟一般擁抱了她，我說了一個謊，把孟孟最後轉告我的話，說給孟孟的媽媽聽。

『媽媽，我沒有在生氣，妳一定要幸福喔！』

我私自覺得，孟孟如果可以跟媽媽說話，一定也會這樣告訴她的。

孟孟的媽媽應該頂多才 20 歲吧？一張臉扭曲緊繃，咬緊的腮幫子有青筋跳動，看似有些呼吸困難，可能還未成年就生下孟孟，年紀輕輕就必須承受這樣的痛苦。她用彷彿還在夢中，半信半疑的表情聆聽我說今天如何在下課後遇見孟孟的靈魂。她不斷搖晃著手腕上的手銬，就像孟孟總是把玩著自己頭頂的揪揪。我把自己的孩子在敘述中隱匿，把孩子原諒我、希望我勇敢把握幸福的精神傳達給孟孟的媽媽，她從身體底部到牙齒都不斷打顫，睫毛沾滿淚水。看著眼前的陌生女子講述自己的女兒，一定是一件很奇怪且難以相信的事吧！當時的我卻管不了這麼多，因為這是唯一也是最後能為孟孟做的事。為了要使孟孟的媽媽相信，我慌忙從外套口袋中摸出那個折疊整齊的金色紙片，我把紙片小心的放在孟孟媽帶著手銬的雙手上，她非常認真的看著那個紙片，然後像束縛全身的繩子忽然鬆開般露出釋然的微笑。

「這個，的確是孟孟折的，沒錯，這是我教她的折紙方法，請妳幫我翻過來。」

我把紙片翻了一個方向，孟孟的媽媽浮腫的眼睛裡透露出閃亮的微光。

「妳看，是一隻狗熊的臉。」

「阿，原來……」

我看錯了方向，所以才沒有發現這張紙片是折成狗熊的臉，孟孟媽忽然對著我深深鞠躬。

「謝謝妳，妳一定是最後唯一可以讓她快樂的人吧！」

她抬起頭，望著我的眼睛。

「希望妳能將這個紙片留給我，我……我會很需要它。」

她滿臉鼻涕、眼淚卻無法摧毀的神情，打動了我。

今天的夏日午后，對面老公寓一樓停了一輛未鳴笛的警車，戒護人員上樓將小妹妹接走，遠遠的看得出來小妹妹背著一個粉色小熊的背包，是身旁的戒護員送給她的。正當我站在陽台，以鬆了一口氣的心情看著這一幕的同時，上車前的戒護人員抬起頭，朝我深深一鞠躬。

接著她拿下帽子，露出那樣的微笑，並從胸前的口袋裡掏出了什麼，捏在舉起的手上，陽光裡微微閃著金色的光。

（阿！那是……）

天使的笑容，我只在另一個女孩身上看過。

口中忽然盪漾起一股鹹鹹的甜味，彷彿是十年前一起吃著的巧克力，也彷彿是某日淚水的迢迢灌溉才能滋長出那般的微笑。